

日本著名悬疑少年小说

我们的七日战争  
我们的天使游戏

# 我们的 探侦团

I

宗田理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日本著名悬疑少年小说

我们的七日战争  
我们的天使游戏

我们的  
探侦团

I

宗田理 著  
胡岩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4-3556 号 图字 01-2004-3587 号

ぼくらの七日戦争

© Osamu Souda 1985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85 by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ぼくらの天使ゲーム

© Osamu Souda 1987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87 by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我们的七日战争；我们的天使游戏 / (日) 宗田理著；胡岩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2 (我们的探侦团)

ISBN 7-02-004971-0

I. ①我…②我… II. ①宗…②胡… III. 侦探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6596 号

责任编辑:王永洪  
责任校对:杨 康  
责任印制:张文芳

我们的探侦团 I  
我们的七日战争 我们的天使游戏  
Womende Tanzhentuan I  
Womende Qirizhazheng Womende Tianshiyouxi  
(日) 宗田理 著 胡岩 译

---

人民文学出版社

<http://www.rw-cn.com>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30 千字 开本 710x1000 毫米 1/16 印张 22.25 插页 1

2005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02-004971-0

定价: 30.00 元

## 《我们的七日战争》

暑假前一天，一个非常炎热的日子，东京下町区某中学一年级二班的所有男生突然全体失踪。是出了事故？还是集团拐骗？都不是。事实上，是他们在河边的废弃工厂里建立了一个所谓的“解放区”，发起了针对大人們的“叛乱”……英治、相原、安永、日比野、天野司、中山瞳、久美子……这些初中一年级的学生，为什么要这么做？学校、家长甚至警察又会采取什么措施？结果又会如何呢？这个曲折有趣的故事，反映了学生学业过重、学校对学生任意进行体罚等种种社会问题，有很强的启迪意义。

## 《我们的天使游戏》

进入第二学期后，新上任的校长拆解二班，英治、相原等人被拆散分到了其他各班，并且规定不许他们再搞小团体聚会。然而相原等人很快想出了新的办法，他们以诚恳悔过的态度，向老师建议举办“一日一善”运动。校长非常高兴，极力向全校师生推广，然而不久就发现了问题：有的学生以“一日一善”的名义，把父亲的香烟全部扔进了马桶；有的学生发现公车上有人占了老年人专座，就偷偷地用胶水把那人的裤脚沾到了一起……就在英治他们进行“一日一善”运动的时候，发现一个黑社会组织企图强占一所公寓，于是他们与公寓的主人老奶奶佐雅一起用他们特有的方式惩治了那些坏蛋，保住了公寓，也给他们的“天使游戏”活动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策划：哈利·波特工作室

封面设计：

## 目 次

### 我们的七日战争

第一日 宣战	3
第二日 劝说	28
第三日 女间谍	61
第四日 营救	89
第五日 迎击	113
第六日 总攻击	137
第七日 撤退	163

### 我们的天使游戏

序 幕	183
I “一日一善”运动	185
II 自杀事件	211
III 老小园	236
IV 幽灵公寓	262
V 嫌疑犯们	290
VI 抓捕大作战	316
尾 声	343

# 我们的探侦团！ 我们的七日战争







# 第一日 宣 战

## 1

挂钟的时针和分针重叠了。

正午。

一直盯着那里的菊地诗乃又一次长长地叹了口气。离约定回家的时间已经晚了一个多小时了，最初的着急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变成了担心，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了？

——交通事故？

不，从学校回家的这段路根本不用担心会发生交通事故之类的事。

因为成绩差，被留校了？

作为家中独子的英治是中学一年级学生，今天是去学校参加第一学期的结业典礼，无论怎么迟，十一点钟也应该回来了呀！如果那样的话，十一点半就可以带上英治开着奥迪 80 从家里出发，十二点十分到达池袋的阳光大厦前捎上丈夫英介。英介的公司就在阳光大厦里面，从今天下午开始就可以休假了，一直到星期天，整整三天时间！一家三口人就在轻井泽打打网球、在高原上驾车兜风……这原本是计划好的事！

这个计划是诗乃在五月份定下来的，丈夫英介虽然对此不是那么感兴趣，可是因为英治说非常希望去玩一趟，没办法也只好同意了。早上英治去学校的时候，诗乃又叮嘱了好几遍“不要在路上贪玩，早点回家”等等的话。其实即使不说这些话，英治也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好孩子，难道是自己早就有这种预感吗？

——可是这样也真是太奇怪了！

时间仍然自顾自地走着。诗乃透过窗户望着大门口，梅雨之后刚刚放晴的天空没有一片白云，地面被强烈的阳光照射着，闪烁着点点白光。如果英治回来的话，他的身影肯定要出现在对面的那个拐角处，可是现在

3

我们的  
七日战争





## 我们的探偵团

那里却是静悄悄的，一个人影都没有。

突然，电话铃响了起来，几乎是条件反射般，诗乃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很可能是坏消息！对！肯定是的！诗乃又是激动又是害怕，只觉得胸口一阵发闷。电话铃继续响着。诗乃终于下定决心把手伸向了话筒。

“怎么现在才接电话？磨磨蹭蹭地干什么呢？”话筒里立刻传来了丈夫英介责怪的声音。

“是因为英治……”

“英治做什么了？”

“他还没有回来呢。”

“是到什么地方玩去了吧？你说过让他早点回家了吗？”

“说过了呀，嘴巴都说酸了！”

“难道不觉得有些奇怪吗？”

“是有些奇怪啊。”诗乃重复了一遍英介的话。

“去学校看过吗？”

“没有，还没去。”

“为什么不去看看呢？”英介的声音严厉了起来。被他这么一说，诗乃觉得还真是应该这样做的。

“我现在马上去学校看看，十五分钟之后，再给我打电话？”

诗乃扔下电话，骑上自行车冲出了家门。外面是几乎让人睁不开眼睛的火辣辣的太阳光。从家到学校大约只有六百米左右距离，诗乃原本想着兴许在路上会碰到放学的孩子吧，可是一路上连个孩子的影子都没有。不过在这种时候，没有人也是理所当然的。由于着急，诗乃只用了五分钟就赶到了学校。可是这里也像寺庙一样看不到一个人影。只有运动场边上的游泳池那里传来杂乱的吵闹声。

诗乃把自行车放在校门旁边，往游泳池走去。那里大约有二十几个孩子，也许是因为社区马上就要举行比赛，所以正在加紧练习吧。诗乃四处观望着，正当她心想怎么看不到一个熟人时，正好与刚从游泳池上来的中山瞳的目光碰在了一起。小瞳微微一笑，低了一下头。

“那个，英治回去了吗？”诗乃问道。

小瞳与英治都在一年级二班，是“玉帘酒店”老板的女儿。

“哦，已经回去了呀。”小瞳曾经说过要毫不吝惜地展示自己超过一米六的个子和年轻女孩那种健美的身材。

“是这样。什么时候回去的？”

“这个嘛，我想已经是一小时以前了吧。菊地出什么事了吗？”

“他还没回家呢。”

“哦……那……会不会在什么地方玩呢？”

“他提到过这事吗？”

“不，没听他说过。”

“也许……是成绩不好所以不敢回家？”

“如果说成绩差的话，我也一样呢。”

小瞳伸了一下舌头，猛地跳进了游泳池里，白色的水花立刻四处飞溅。听说小瞳的游泳技术在学校里是第一名，而且在区里也是属于优秀的。可是与只要说起游泳就感到无比快乐的小瞳相反，听说她的妈妈雅美却总是催促她要好好学习。这倒是与一直沉迷于足球的英治相似，诗乃也总是忍不住会挖苦他几句，因为她也还是期望英治能够像他爸爸英介一样，从一流的大学毕业，然后进入一流的企业工作。

诗乃跑进校门口边上的一间电话亭，里面闷热得像桑拿房似的，一会儿时间全身就都冒汗了。虽然想给英治的哪位朋友家打个电话，可是却连一个电话号码都想不起来了。诗乃只好出了电话亭，骑自行车回到家里。翻开英治班级的人名册，第一位是相原徹。相原的爸爸妈妈是办补习班的。来接电话的是妈妈园子。

“我是菊地，请问徹回家了吗？”

“哦……”

听见向着远处喊“徹”的声音。

“好像还没有回来呐。”

“你们家也是吗？我们家的英治也没回，他们会去哪里了呢？”

“明天开始就是暑假了，肯定是到哪个地方晃荡去了吧。”

园子好像并不怎么担心，诗乃只好说了声“如果回家的话请联系我们”就挂了电话。接下去是给十号的佐竹哲郎家打电话，话筒那头是一个小孩子的声音。

“是哲郎吗？”

“不是，是俊郎。”

回答得很干脆，确实，哲郎是有一个上小学五年级的弟弟。

“你哥哥从学校回来了吗？”

“不，还没有回来。”

“爸爸和妈妈也不在家吧？”





## 我们的侦探团

佐竹家两夫妻都是上班族，白天不在家也是理所当然的，诗乃想着随口问了一句。

“是的。”

回答和预想的一样。

“你不知道哥哥去哪儿了吗？”

“不知道。”

诗乃说了声“谢谢”挂了电话。这样就知道包括英治在内已经有三个学生没回家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他们一块儿到哪儿去玩了昵？因为他们都是好朋友，所以很有可能会是这样。

电话铃响了，拿起话筒，是丈夫英介。

“怎么样了？”

“好像很早就从学校出来了。”

“那么，到哪里去了呢？”

“还不清楚。不过没有回家的还不止英治一个人呢，我给相原家和佐竹家打了电话，他们两个人也都没回家，也许还有别的学生没回家吧。”

“这么说，是他们一起去什么地方了吗？”

“也只能这样想了。”

“你是说英治明明知道全家要一起去轻井泽，却还是擅自扔下我们，自个儿去玩了！”英介的声音变了，感觉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

“不会是被诱拐了吧……”

“诱拐……”

“我想如果万一……”

“今天就不要去轻井泽了，我马上回去。在我到家之前，其他的朋友家里你也要打电话问明白。”英介猛地挂了电话。因为这种事而中止了去轻井泽的旅行，诗乃感到心里堵得厉害，不过，这其中也有担心孩子被诱拐的缘故吧。诗乃想着该给谁打电话呢，手指却不由自主地拨了栉沼妇产医院 的电话，并让接线员叫来了栉沼直树的妈妈奈津子。

“直树从学校回来了吗？”

“哦，还没有。你们家的呢？”

“也是那样，刚才我给好几家打了电话，可是谁都没有回家，你不觉得有些奇怪吗？”

“是有点啊……”奈津子漫不经心地回答了一声。

虽说是院长夫人，可是在药房里忙忙碌碌的，恐怕也不能完全把心放

在孩子身上吧,诗乃心想。

“那么就这样吧,我再给其他人打电话试试。”

“辛苦了,要把结果告诉我呀!”

是说她厚脸皮好呢,还是应该说她乐观呢?可是诗乃对这样的奈津子却一点都不讨厌。诗乃给一年级二班的四十位同学家打电话,足足花了三十多分钟时间。在二十二位男同学里面,有八位同学家里没人,所以打不通电话,而留在家里的,只有谷本聪一个人。谷本是因为上体育老师酒井敦的训练课,腰椎受伤,已经有一个多星期没上学了。因此,今天去学校的所有男同学一个都没有回家。

谷本之所以受伤,是因为所谓的“必杀悬挂”事件。酒井规定在篮球练习中,如果被对方抢到球,失球的同学就要受到被两根铁棒夹着悬挂起来的处罚。谷本因为没有力气而掉下来,腰部受伤住进了医院。这件事在PTA<sup>①</sup>中也成为了争议问题,但经校长和谷本的爸爸妈妈商量之后,事情就平息下去了。

谷本说他不知道男同学们没有回家的原因。另外,班上所有的女同学都已经在家里了,可是她们也没有一个人知道男同学们去哪儿了。

下午两点。男同学的妈妈们聚集在诗乃家,十二块榻榻米大的起居室里,虽然空调已经开得超过极限,可是房间里还是闷热得像被蒸着似的。

“听说刚出学校的时候还是蹦蹦跳跳的,所以应该不会被诱拐吧?”宇野秀明的妈妈千佳子像是自我安慰似的说道。

“孩子们是依照自己的意愿走了呢,还是被什么人带走了呢?”佐竹哲郎的妈妈纪子或许是太胖了,不停地用手绢擦着额头的汗水。

“如果是被人带走的话不就是诱拐吗?可是,那些孩子都是中学生啊,而且,也不是一两个人。”日比野朗的妈妈邦江那厚厚的眼镜片后面,小小的眼睛闪着亮光。

“一定是做了什么坏事所以躲起来了,我想也不会跑到什么太远的地方,大家分头去找一找吧。”不知什么时候回到家的英介说道。

“对啊。”

听了英介的话,所有人都像是被打了一下似的站了起来。

<sup>①</sup> PTA,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家长和教师联合会。为了密切家庭和学校的关系,使儿童青少年健全地成长而组织的父母和教师的合作团体。





## 我们的探侦团

“难道不会是到荒河或隅田河游泳去了吗？我敢肯定是在那些地方呢。”相原徹的妈妈园子语调轻快地说道。

“你们家的相原徹我不好说，可是我们家的秀明是绝对不会做这种事的。”千佳子气愤地说道。

“现在的孩子可不像以前了，因此，所有人都不回家而去游泳什么的，这种事情也是可以想像吧……”

邦江也讽刺似的说了一句。也许确实就像邦江说的一样吧，诗乃也这样想。孩子们独自出去游玩的情景，这在以前，真是连想都不敢想啊。

### 2

寻找孩子们的工作一直持续到傍晚，可是连一根手指头都没找到，二十一个人就像是蒸发了似的突然消失了。

“这样一来，只能考虑他们坐电车去很远的地方了。”

不知是谁说道。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二十一个中学生买了票通过检票口的情景，无论多忙那车站的工作人员也应该会记着的。离学校最近的电车车站是K车站。这里有常盘线、东武伊势崎线、地铁千代田线、日比谷线通过。离K车站稍微南边一点的是京成电铁的S车站。向西过了隅田河，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有京滨东北线和东北本线的D车站。

只要是叫车站的地方妈妈们都去打探过了，可是，哪个车站都没有出现过类似的现象。

“那么，会不会坐汽车呢？”

如果是二十一个人一起行动的话，要么是坐公共汽车，要么是分乘出租车。可是在公共汽车方面，已经问过公共汽车的营业所，得到的回答是“在中学附近的公共汽车站里，没发生过二十多个学生一起乘车的事情。”

如果是乘出租车出走的话，那就无法知道了。

不管怎样，如果到了晚上还没有回家的话，就可以认为是非常事件了。到了那时，就要向警察署报案。大家商定之后，就各自回家了。

相原进补习班的电话是在晚上七点钟响起来的。园子一下子扑过去抓起了话筒，突然听到一个男子的声音说道：

“今天晚上八点开始FM广播，把收音机调到八十八赫兹。听明白了吗？是八十八赫兹。”

像是读一段事先写好的文字似的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的声音。

“喂，喂，你是谁？ 徽在什么地方？”

园子冲着话筒几乎是叫喊似的说道，可是对方什么都没回答就挂了。过了一会儿，园子心情放松了一点儿刚刚在电话机旁坐下，电话铃又响了。几乎是条件反射似的抓起话筒放到耳边。

“我是菊地，刚才你家有没有接到……要求收听 FM 广播的电话？”诗乃的声音在中间停顿了一下。

“接到过。”

“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真是完全弄不明白啊。”

“没有要求赎金吧？”

“所以才要求听广播的吧，如果这样的话，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听到了吗？”

“不是的，像八十八赫兹这样的是所谓的小广播，好像只有这附近的人能收听吧，很可能除我们之外就没有人能听到了。”

说到小广播，最近好像听说年轻人之间流行互相交流音乐呀、聊天什么的小广播站呢。

“不过，单凭这个也不能说就是被诱拐了吧？”

“你呀真是太乐观了！”

“我哪像你呀整天在家里只管吃吃喝喝，即使说要赎金，也只是九牛一毛罢了！”

“怎么能这样说话！”诗乃似乎生气似的挂了电话。

“怎么了？谁打来的电话？”

看到丈夫正志脸上露出不安的表情，园子就把电话里说的事跟正志说了一遍。

“也许突然一下子，二十一个人都被抓去当人质了呢！”

“所有孩子？”

“是啊，赎金肯定不会是一个人一个人交了，二十一个人合起来的话，也许会提出非常不可思议的要求吧！”

“可是，这么多人一起被抓走，好像不太可能吧？”

“这种事情太简单了，只要对那些孩子说是有趣的事，肯定就会被带走了。”正志脸上露出少有的严肃表情。

“他们可都是中学生啊！”

“问题并不在于是中学生还是高中生！现在应该冷静下来，好好想办





## 我们的探侦团

法了。”

“你究竟想说什么呢？”

“到底是哪个团伙做的呢？”

“不会是那样吧。”

听正志的声音，似乎又被“全共斗”时代的幽灵附体了。

“我想，还是先听听广播吧。”

过了二十分钟左右，诗乃又打来了电话。

“好像大家都接到了刚才那样的电话了，大家听完八点的广播后，都到你们家集中商量对策，有空的教室吗？”

“行，好的，因为今晚休课所以请过来吧。”

园子看了一下表，到八点还有八分钟。究竟会说些什么呢？越想心里越感到难受。八点前三分钟时，园子把收音机调到了八十八赫兹，可是什么声音都没有。她一直盯着电子表的数字看着，终于到了八点整。

突然，收音机里传出了音乐声，是非常富有朝气而喧闹的曲子。

“什么曲子啊？这个？”

“这是安东尼奥猪木的主题歌《火斗士》啊！”

“你说的猪木，就是那个职业摔跤手？”

“是的。”正志点了点头，正志和徹都是安东尼奥猪木的忠实 Fans，只要有他的转播比赛，两个人都会一起钉在电视机前。

——即使是这样，但这与职业摔跤有什么关系呢？

音乐的声音低下去了。

“各位晚上好，现在开始解放区广播。”

又响起《火斗士》的音乐，并且听到了像是以此为背景的诗朗诵的声音。

活着 活着 活着

一直到昨天，都被恶魔支配着

并夺去了我们的营养

今天我们喝了“解放”的生命水

现在已经完全新生了

因此今天，我们是在自己的解放区里

活着了

活着 活着 活着



从此，我们都活在自己的青春中了

“这不是‘日大全共斗’吗？”园子情不自禁地叫出了声，正志也是表情僵硬，眼睛直愣愣地盯着空中的一点。

——日大全共斗

这个词语只是在嘴里说了一下，园子就感到心里突然一热。这种感受，正志也一定是一样的吧。那是一九六八年五月的事情了。大约二千多名大学生，在神田三崎区的经济系一号楼前集合，“二百米长的游行队伍”以日本大学的学生为先导终于形成了。这就是日本大学生斗争的开始。

接着在六月份，全体大学生总集会在日本大学本部前举行，集中了大约八千名学生。但就在那里遭到了体育系学生以及右翼组织的袭击，大多数受伤的学生离开了学生队伍。但以此为契机，经济系、法学系、文理系、艺术系、农兽医、理工科等所有系都进入了无限期的罢课中，学生们还设置路障，占领楼房，在里面固守。

暑期结束，进入九月的时候，随着《解除占领临时处理法案》的强制执行，八百名特种警察机动大队清除了各个系的路障。可是学生方面对此进行了激烈的反击，重新占据了经济系、法学系的大楼，并用路障封锁起来。接着在九月三十日下午三点，三万五千名学生在两国讲堂集会，古田会长以及所有理事坐在台上，召开了团体交涉会议。团体交涉会议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三点才结束，共持续了约十二个小时，最后学生方面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在“日大全共斗”组成约一个月后的七月五日，四千名学生在安田讲堂集合，召开了“全学总奋起”大会，并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东大斗争全学共斗会议”。以东大、日大为中心，慢慢壮大起来的“全共斗”运动持续到一九六九年一月的东大安田讲堂的攻防战时，终于到达了辉煌的顶点。一月十八日，应学校方面的申请，八千五百名机动警察大队冲进了东京大学，一一解除了封锁学校大楼的路障。最后剩下的就是安田讲堂。真正的进攻从下午三点以后开始，一直持续到傍晚五点半左右，这一天的进攻暂时停止了。

第二天十九日，早晨七点钟，进攻又开始了。到了早上八点，机动警察大队动用了电钻、切割机来冲破路障，十二点三十分时攻到了二楼。到下午二点五十分时控制了四楼。下午五点四十分，警察大队终于冲进了讲堂的大钟楼里，逮捕了所有人。屋顶上的红旗也被取下来了。这一天在安田讲堂被捕的学生一共有三百七十四人。

